

第十二回 少年及第垂涎有女之家 醜婦洞房卻恨貪杯之客

金鞍白馬青錢選，才高果是驚人眼。急欲耀門楣，誰知醜是兒。

心中徒自惱，日夜鬼相吵。只道酒消愁，相嫌為楚囚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王撫台接了趙小姐的手本，知道他已許了司空約，事有把握，不至墮在李公子陷阱中，暗暗歡喜。回到衙中，就據他的手本，替他出疏奏聞朝廷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司空約坐在京中，雖朝夕為趙小姐之事暗暗著急，卻抓不著，沒處用力，只好四下裡打探消息。不期倏忽之間，會試場到了，只得隨眾人入場。三場已畢，候到揭曉，幸喜文言星照命，高高的中了一名進士。到了廷試，又殿在二甲第一選，入翰林院。遊街三日。金鞍白馬，年又青，人物又風流，見了的無人不愛。在他人見了，無過欣羨一番，也就罷了，不期遇著一個請告的兵部尚書，姓晏名黻，就是北直隸人。為人耿直任性，在兵部也曾為朝廷出過些力，做過些事業，近因年老，請告在家。有一個女兒，是他鐘愛。小時人物也還俊俏，不期後來出了痘子，弄了一個麻臉，親戚中看見了，就起他個混名，叫做跂跂麻佳人。有人家子弟貪他富貴，要來聘他，晏黻或嫌他官小低微，或嫌他人物鄙陋，不肯許嫁；及至遇了貴兒郎有些才乾，情願攀他，他又訪知麻臉之名，不肯來娶，所以遲到了二十二三尚不曾出閣。這一日進士遊街，晏尚書親眼看見司空約年又青，人物又風流，又探知是處州府司空學士之子，家貫門相，種種入意。又以為他南人，未必便知他麻佳人之名，不勝歡喜。因央了房師吏科給事中張侃來做媒。張侃因與晏尚書有些瓜葛，推辭不得，只得請司空約，與他說知婚姻之事。司空約滿肚皮要吐露他與趙小姐婚姻之事，正苦沒個門路，不便對人說起，今忽房師又為晏尚書來做媒，就打動他的機關，便朗朗說道：「老師台教，敢不聽從。但門生進京之時，道過曲阜，適遇趙少師之遺女宛子考詩擇婿。門生一時驚異其名，偶隨眾一考。不意婚緣有在，借筆墨之靈，竟許諧秦晉之好。公事稍暇，便當往踐其約。不意晏大司馬又有此一段冰清之高義。愧一書生不能兩就，敢求老師台代為辭謝。」張房師聽了道：「原來賢契已有佳偶了，但不知《齒錄》可曾刻上？」原來司空約因有了李吏部之事在心，一中了便叫人在《齒錄》上刻了趙氏加子與趙氏宛子之名。此雖為吏部而發，不料又適遇晏尚書來儀親，遂叫長班取出一本，送與張吏科以為徵驗。張房師看完，道：「宛子是了，這如子又是何人？」司空約道：「如子乃本鄉所定，宛子考詩時請願雙棲，故並列於上。」張吏科道：「既有兩聘，更難相強，賢契請回罷，待我回復晏公就是了。」

司空約辭出，張吏科隨即寫了一封書，言其已聘，遂將《齒錄》俱封在內，送與他去看。晏尚書看了，見稱其有聘，便默然半晌，開口不得。又默然半響，氣不過，因又取書看了一遍，見《齒錄》上注的宛子趙氏，是趙少師遺女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我前日在邸報中隱隱記得有聖旨著王撫台為媒，賜趙少師遺女之婚，想來就是司空約了。我還想說道：聖上何厚於趙少師而薄於我，就不檢個貴介公子賜我女兒？」再三細想，卻模模糊糊憶得不真，因叫家人查出邸報來看。再細細看了，方知賜婚的是李吏部的兒子李最貴，不是司空約，因大怒道：「這小畜生怎敢假刻《齒錄》哄騙於我。我若再托張房師去說，他師生情熱，自然要為他迴護，我莫若竟參一本，說他假刻《齒錄》，違悖聖旨，看他這進士可做得穩！」又想想道：「這一著雖好，只覺太狠了些。莫若再著一個親信之人，去將這些利害之言先通知他一番，倘他害怕，歡然允從，成了姻親好事，豈不為美。他如不知好歹，畢竟執拗不從，那時再下毒手也未為遲。」因又央了兵部郎中左坦去說。這左坦是晏黻的舊屬下，又與晏公甚是相厚，領了晏公之命，因來見司空約道：「老先生年少才高，初登仕籍，就如一雙美玉之碗，什麼珍羞，方令人玩之稱賞，豈可擲之奉山之下，與之相抗。就是晏大司馬這頭親事，屈體相攀，也只是愛老先生之才美，故再三撮合。若成就了，不獨閨中有室家之樂，就是翁婿間也還有許多倚借之處，那些兒不妙，如此推阻？就是偏執不願，也須直直辭謝，便無禍患，怎麼假刻《齒錄》，恰又剛剛與聖旨相悖，留此破綻與人拿把，竊為老先生危之。」司空約道：「老先生這話那裡說起？我學生就是居鄉之時，言行相顧，也不虛出一言以欺朋友，怎麼才入仕途，就假刻《齒錄》以欺朝廷而至於違背聖旨。不知老先生之言從何而來？」左郎中道：「來是有個來處，此時且不必說。但請問老先生，晏大司馬這頭親事還是從也不從？」司空約道：「學生不是不從，倒恨書生無福，先已聘了兩個趙氏，如何敢再辱大司馬之門楣。」左郎中道：「老先生既不肯直言，我學生只管苦苦瑣瀆，未免有觸老先生之旨，異日船到江中，有些滲漏，方信予言字字是良藥。學生今日且別去。」司空約道：「學生言言實地，恐亦不至江心，望老先生不必為學生過慮。」左郎中見遜言、危言懼不能入，只得別了去回復晏公。晏公聽了，不勝大怒，便要動本參他。又見他認得真實，全不轉口，又恐怕其中別有緣故，參他不倒，因又忍住了，因叫人去打探王撫台奉聖旨著他為媒賜婚之事怎生回旨，再作區處。

原來王撫台本雖上了，閣中見本裡稱其已別有聘，是個辭局，因與李吏部情熱，遂為按納住，悄悄通知李吏部，叫作法挽回。李吏部前見聖旨批誰，以為十拿九穩，便不用些情勢去關通王撫台。今見王撫台為趙小姐以先有聘回奏，便不勝大怒，因復上一本，連王撫台俱參在內，參他以莫須有之事虛誣朝廷，違背聖旨。晏尚書打聽了此信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李吏部既稱趙小姐別聘為莫須有，則司空約《齒錄》上所刻已聘趙氏，未免也屬荒唐了，何不趁此機會也參他一本夾攻？司空約一個書生，趙小姐一個遺孤女子，要上本辨白，有許多繁難。就上了本，閣中情面不熟，誰來替他作主？趙小姐若仍歸了李最貴，叫司空約不娶我女更娶何人？」算計停當，遂也忙忙的上了一本，內稱：「司空約自恃新貴，不願結婚朱陳，辭婚可也，不合妄指皇上賜婚李最貴之趙氏是其原聘，假刻《齒錄》以為徵，而上與聖旨相抗。及臣相訪，實無考詩之事，伏乞聖明，薄其罪，而念臣在任犬馬微勞，賜臣弱女為配，則感聖恩如天如地矣。」

本上了，這見得事體牽纏，難於迴護，必須聖斷，以便按納不住，將本呈與聖覽。皇上先看王撫台複本，內稱：趙宛子因考詩擇婿，已許配處州舉子司空約，此係朝廷名教所關，不敢復為李最貴又執斧柯。及再看李吏部之本，內稱王撫台為趙小姐迴護，以莫須有之事虛誣朝廷。一時委決不下，因細細想道：「趙少師忠勤素著，又歿於主事，又無子嗣，止一遺女，若果考詩擇了得意之婿，朕再強他別嫁，何以慰忠魂於地下？且於禮法人倫未免有礙。倘考詩是虛，假此推托，穆穆天子乃為兒女所賣，卻又不可。欲要召趙少師的遺女來面察真偽，一時驚天動地，又覺多事。」及再看晏尚書之本，卻是參新進士司空約妄行假刻《齒錄》，指皇上賜婚李最貴之趙宛子為原配，虛誣朝廷，違背聖旨，罪在不赦。又見晏黻所參的司空約卻恰是趙宛子所稱考詩計之婿，因思道：「這

只消召司空約一問便明白了。」因傳旨在朝諸臣，明日廷見。

到了次早，諸臣齊集，鵠立多對，方才見九重之上，簫韶並奏，仙掌齊開，早已聖駕臨軒。諸臣次第朝見過，早有當駕臣傳旨，宣翰林院庶吉士司空約上殿。司空約承宣出班，又至舟塢五拜三叩頭，然後躬趨入殿，俯伏丹陛，口稱：「翰林院庶吉士臣司空約見駕，願皇上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天子在龍座上，看見司空約年正青春，人物又聰俊非常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你就是司空約麼？」司空約道：「正是司空約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你與趙少師遺女趙宛子考詩許聘，果是實情麼？」司空約道：「若非實情，焉敢假刻《齒錄》以虛誑朝廷，自取不赦之罪。」天子道：「既是實情，你與宛子所考何詩，可誦與朕聽。」司空約又奏道：「宛子與臣唱和數番，詩詞頗雜，恐臣口誦不清，以污聖聽。伏乞聖恩，賜請筆札，客臣細細錄出以呈聖覽。」天子聽了大喜，因命侍臣給與筆札。司空約得了筆札，就俯伏在丹陛上，展開龍鳳之箋，提起兔毫之筆，先從到廳兩首七言絕句寫起。寫完了絕句，就將兩首七言律詩也寫了。寫完七言律詩，又將兩首五言律詩也寫了。寫完五言律詩，又將兩首《柳梢青》詞兒也寫了。然後將結局的兩首七言律詩寫出，以明許配之意。一一寫完，然後呈與聖覽。天子見他俯伏在丹陛上寫錄詩詞，一支筆起起落落，就如風雨驟至，又見信筆寫去，一字也不遺忘，龍顏已欣欣有喜色。及呈上詩詞來看了，見撰句英華，吐詞風雅，更如歡喜，但不知詩詞之用意，因召司空約立近龍座前，親問他道：「你既至他相府考詩，為何只題一首七言絕句？」司空約道：「臣初至他府中，還疑他是虛才，不過略略識字，故但題一首七言絕句去試他。後見他回答的七言絕句，略去虛榮而早占婚姻之上乘，又見他筆墨情態甚不尋常，方知他竟是一個女才子。急急要再做一首七言律詩，去請教他，不期他早又題了這七言律詩來微露議婚之意。臣見他才垂青眼，便吐赤心，臣實居鄉有聘，焉敢欺他，故以辜負之詞再三辭謝。宛子恐臣推托，故又做一首五言律詩再三詢問。臣雖亦做了一首五言律詩答他，但恐律詩說不分明，故做此《柳梢青》詞，道出姓名、鄉村，以明非妄。後欲別，又做『大小皆喬恨莫兼』之句以謝過。感不嗔不妒，宛子又做『二女何嘗美不兼』之句，方才訂了姻盟。故又遭際聖明，一時僥倖，方敢在《齒錄》上刻了如子、宛子之名。李、晏二尚書參臣假刻，臣思婚姻嘉禮也，一物不備，淑女尚不肯於歸，宛子乃宰相桃夭，自諳閨訓，又非桑濮，臣如假刻，明日百輛禮迎，而宛子不應，卻將奈何？萬望聖明鑒察。」天子見司空約敷奏詳明，龍顏大悅道：「汝與宛子考詩許聘之事，朕已洞悉是實，不須再議。本當賜汝早早結縭，但恐二大臣所請不遂，一時無顏。爾且暫退供職，以俟後命。」司空約親承聖諭，溫和洋溢，不敢再奏，只得謝恩出殿，退入原班。

天子見司空約退出，然後又傳旨宣李、晏二尚書上殿。李仁、晏黻二臣聞宣，疾疾趨入。天子就說道：「二卿所奏司空約與趙宛子考詩許聘之事，假刻《齒錄》，實係莫須有。朕亦曾宣他入殿，細細盤問他所考是何詩詞，他竟一筆寫出，毫無推阻。朕又問他詩為何而作，詞又為何而作，他又一一解明，俱有情理，朕方信他是實，赦他去了。然朕細想，宛子、如子能詩，亦非淑人之事，司空約後生新進，未必便口苟王，今李卿有子，既欲係絲窈窕；晏卿有女，又思坦腹東牀，何不待朕做個月老，二卿撮合，兩尚書門楣顯要，二新人才貌出奇，這段婚姻，美如錦片矣。不識二卿以朕此舉為何如？」李尚書肚裡雖明知晏尚書女兒是有名的麻婆子，甚不情願，晏尚書心裡頭亦明知李尚書的兒子是個出類的李酒鬼，大不歡喜，卻當不得天子競當做一件大人情，兩個尚書又同立在殿上，那裡好說他的兒子是個酒鬼，又不敢道他女兒是個麻子，天子突然說出，又不曾打點，天子立等回奏，二臣又不敢退延不對，只得忙忙跪奏道：「微臣兒女之事，怎敢當聖恩垂念，頑子劣女，亦不敢攀八座門楣，還望陛下且暫止絲綸，容臣熟商其宜，再請恩命。」天子只認做是他二人謙讓套辭，遂降旨道：「此婚實是相宜，朕意已決，二卿不必過辭。」此時許多閣臣俱在殿上侍衛，天子因顧問道：「眾卿以朕此舉有當於禮否？」眾閣臣忙跪奏道：「塚宰之子，才子也；大司馬之女，淑女也，是一時之好逑佳偶，欣蒙皇上賜婚，上合天心，下協人望，誠二臣之厚幸也。」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眾卿亦以為然，則朕非過舉矣。」因召欽天監問道：「今日是什麼日辰？」欽天監奏道：「今日乃黃道大吉之日，宜結婚姻。」天子聽了，遂命侍臣撤御前的金蓮寶燭與御樂，並上方的許多金花彩緞，面命諸臣「代朕往襄嘉禮。」諸臣領旨，一時鬧轟，以為大榮。李、晏二尚書苦在肚裡，那裡還敢再分辨一句，唯有連連拜謝聖恩而已。正是：

倚官請旨賜婚姻，拿穩強他花燭新。

不道天心原有合，仍留才子配佳人。

李、晏二尚書蒙聖旨賜婚，一時金蓮御樂並百官親迎，口口十分榮耀，也便混過了。到了結親之後，妻子看見丈夫是個一丁不識的酒鬼，丈夫看見妻子是個滿面圈點的佳人，朝夕相對，彼此如何過得。若是李酒鬼是情知才學不及司空約，只該娶個吃齋麻佳人，安能消受的趙小姐。況晏小姐乃皇上賜婚的，雖云貌醜，也是欽賜，還宜和合為是。晏小姐若是個知命之女，曉得自家面孔不俏，安分守己，也可忍耐，誰知晏小姐心中大是不然，道：「我這樣容貌，反嫁了一個酒鬼，總是爹爹做錯，不該去請聖旨，只把司空約騙入家中，強逼成親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如今皇上什麼全大臣體面，就賜起婚，那司空約白白的被趙小姐占去，細想來，到成就了，對我如何氣得過。須尋個事端，則爹爹擺佈他一番，方消我恨。正是：

只怨他人巧，不知自己呆。

閨中空算計，到底有安排。

只因這一想，有分教：才子回家，佳人會面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